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1]。他脾气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 贾宝玉，是古代社会的[贾宝玉](http://p7.qhimg.com/t01d3862f7453973f84.jpg)叛逆者。曹雪芹写给宝玉判词是“情不情”三个字。《红楼梦》全书自“情可情（[秦可卿](http://baike.so.com/doc/5402668.html)）”开始，到“情不情（贾宝玉）”结束，从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来看，“情不情”三字大有特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味。“情不情”三字是曹雪芹参照“[花非花](http://baike.so.com/doc/232316.html)”而来。[白居易](http://baike.so.com/doc/350467.html)的“花非花”历来被人们视为不知所云，其实就是冬天北方夜间凝结在窗户上的霜花。贾宝玉的经历，正像霜花一样，在人们不经意间，荣华一时，转瞬即逝。谶语词鉴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以及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是[贾氏](http://baike.so.com/doc/5770762.html)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神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珠髫，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 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 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老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去歇歇。”

选自《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红楼梦》第三回，它对王熙凤出场的描写历来为评论家所赞赏。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让读者和刚到贾府的林黛玉一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别人在贾母面前屏声敛气，独有她不苟言笑，所以，在人们还未见到她时，便知道了她在贾府的地位和泼辣的个性。王熙凤出场后，作者首先对她的服饰作了精细入微的描绘。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衣着打扮不仅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地位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他的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因此，文学作品对人物服饰的描写也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曹雪芹对王照凤“彩绣辉煌”的服饰的描绘，也并非泛文，有着很深的寓意。清代言妇女之美，在娇羞媚态，服饰“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称”（李渔语）。曹雪芹写贾氏姊妹，都只有淡淡几笔，如写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活然是位形神俱美的女子。作者独让王熙凤着极奢极丽之服，浓妆艳饰，遗体锦锈，珠光宝气，过事修饰，用当时关于美女的标准来衡量，此等笔墨，明有微旨，与其说是褒赞，不如说是在贬滴。主熙凤把自己打扮得如此艳丽，不仅反映了她安富尊荣的富家少奶奶的身份，还表现出好奢侈、好胜的性格和庸俗的审美趣味。在对王熙凤的服饰作了细腻的描写后，作者又以排偶句式生动地描绘了她风骚练辣的容貌神情，文笔简练，但却极富特征，尤其是对于王熙凤眉形目态的描写，大有深意，既揭示了人物性格，又表现出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丹凤眼，柳叶眉，原是很美的，便曹雪芹偏偏把王熙风的丹凤眼写成三角形，让她的柳叶眉高吊两梢。据麻衣相法，三角眼、吊梢眉是慧黠、狠毒、性巧、通变、邪淫之相。曹雪芹写王熙凤的眉目，显然有意无意地受到这种 流行观点的影响。这幅静态的肖像描写极富特色，它为以后塑造这位外表华丽却生性狡诈的少奶奶形象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作者写到王熙凤的言行，更进一步刻画出她的个性。她携着黛玉的手，对她的美貌大加赞美，但这赞美最后还是归于对贾母的奉承：“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为了表示对黛玉的同情，她“用帕拭泪”，但当贾母不喜欢她这样时，她“忙转悲为喜”。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是出自他的至性，并非由他人的意志所决定。“忙转悲为喜”五个字，形象地说明了王熙凤虚伪势利、阿谀奉承的性格。接下来写王熙凤故作姿态地对黛玉嘘寒问暖，对下人指手划脚，这一方面表现自己对黛玉的关心，另一方面也炫耀了自己在贾府的地位。这段文字和前面的肖像描写相结合，把王熙凤的音容、笑貌、性格写得栩栩如生，淋滴尽致，使这位凤辣子出场伊始，便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